

说创作的
小说《欧阳海之歌》
创下中国监狱长达7年的
北《城》
南的秦活
江最，生
太之迈禁
遍量敬囚
红行金强
曾发者单

好大的月亮

好大的天

金敬迈 著

一本书和一个人的传奇故事 一个荒谬时代的真实纪录

悲愤 沉痛 幽默 潇洒

好大的月亮

好大的天

金敬迈 著

《欧阳海之歌》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/金敬迈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2. 1

ISBN 7-106-01835-X

I. 好… II. 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7179 号

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

金敬迈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三环东路 22 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数 1-20000 册

印张/11.5 插页/5 字数 210 千字

书 号 ISBN-106-01835-X/I·0317

定 价 20.00 元



作者近照

当年，正是他们邀我登上天安门；也是他们，将我投入秦城。



1979年11月，重返秦城。我就是在我身后的城堡里度过了2684天。





“浩劫”前，陈老总和陶铸接见我。

当年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，他被污陷为我“绑架”谁的总后台。1979年在北京见面，忆及往事，大笑不止。





我的她和我们的两只小鸟
 她不肯跟我划清界线
 小鸟长大了
 我还活着
 你们在哪里
 彼此茫茫皆不见

1973年



我的她，你在哪里？
 她领着两个孩子在这
 里度过了五个寒暑。

(1986年重游故地)



我一遍十遍，千百遍地辱骂自己：我有罪，我该死……

——犯罪交代材料之一



这就是那件曾经“辉煌”过，后来又伴我在三十二块小天地里度过了2684天的带“人”字衣纹的军衣。



我用石器、铁器（图钉）和马尾器当针制成的裤头。就是它，冲淡了我58天的寂寞。

献 给

我的她——苦命的曾凡三

一辈子跟着我担惊受怕

一辈子跟着我饱受磨难

而又心甘情愿、毫无怨尤的善良人

和我们那在蜜罐中度过了整个童年

并一直不敢问妈妈：

“爸爸在哪里？”的

“可以教育好的”两个孩子



自序

1

我不知道这本小册子应该叫什么。

小说？显然是，也显然不是。

带纪实性的文艺小说，叙事文学，纪实文学，什么什么文学……等等等，都像也都不太像。主要因为它既缺“文”的高雅更无“学”的味道。

叫什么都行。

姑娘长得丑，起个什么名字都无济于事。叫个“美美”“丽丽”，甚至叫个“黛玉”也改变不了她原有的模样和长相。

个人全凭回忆的自言自语，不可能也不奢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同。人各有异嘛。如果听完我的唠叨，还有人对我、对我所处的人生境遇，有半分理解，一分谅解，一分半宽恕，我就心满意足，聊以自慰了。

我也是无聊。一把年纪了，还流着眼泪开玩笑。

对那些不能谅解不能宽恕以及十二万分反感的听众，我也要大声说声谢谢。谢谢您听完了我的妹嗦，耽误了您的时间，真不好意思。

我本来也不想开这个玩笑。

至于流不流泪，似乎更无必要。

我相信我们民族的善良和宽容。

中国人，善人多，恶人少。

别说对这么一番唠叨和这么一个玩笑，对许多不能容忍的人和事，我们都容忍了，连有些完全不可容忍、绝对不能容忍的，我们也容忍了。

正是我们民族的善良才赢来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。

我算个什么。不贪不抢不杀人，平生只偷过半截蘸水钢笔、小半瓶蓝墨水。

饶恕我吧，阿门。

对所有我应该感激的人，特别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曾经宽恕过或将要宽恕我的人，我都先鞠一个躬——对不起，退下来了，头上没有了军帽，无法手齐帽檐——再道一声：

谢谢，谢谢了！

——老迈





代前言

话说一本书及其握管人

1

《欧阳海之歌》是 32 年前——1965 年出版的。

30 多年来，对这本小说及其作者的褒贬议论似乎一直不断。近年，《炎黄春秋》《广州日报》等报刊还发表了长篇文章谈论作者和这本书的沉浮遭遇，误传不少，道听途说亦有之。

有朋友建议，你何必不自己出来“说清楚”呢？

我一想，也是。

30 年河东，30 年河西。30 年是一段不短的岁月，对人生尤其如此，1965 年至今，黄河虽未改道，我们却历经了比沧海桑田更大的变化，至少我自己从翩翩年少变得老态龙钟，从争强好胜变成与世无争了。

我曾是一名话剧演员，1962 年底才开始专业写作。我一直想在舞台上塑造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战士形象，苦于不能为主人公推出一个“高潮”，找不到一个“最强音”，当然

也就一直未能如愿。1963年下部队体验生活时,完全出于偶然,听说兄弟部队出了个“大事故”:一个平时很调皮的战士被火车压死了,祸及该连队“四好”也评不上。那年月,评不评得上“四好”可是头等大事。出于好奇,也想顺便去南岳衡山散散心,我去到欧阳海生前所在的部队。

欧阳海是个班长。班里的战士对他的评价可不一般,都说他能干,聪明,作为一个战士,一个班长,事事都很出色。说他“调皮”、“落后”,仅仅因为他爱提意见,和指导员的关系有些紧张而已。生前他给军区有关部门写过一封信,题为《我和指导员分歧的由来和发展》。一个战士敢为是非而抗上,仅就这一点,他赢得了我的好感与尊敬。短短五六天的采访,无意中为我原来的构思找到了“高潮”,找到了“最强音”:和指导员的矛盾,就是高潮;死,就是他的最强音。我急于把它写出来。

夜以继日,用了28天,写完了初稿。这在当年,被认为是“快笔”、“神笔”。比起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作家来,我很惭愧,我顶多不过是一只爬得稍快些的蜗牛而已。

2

忘了是在一个什么场合,我谈了为寻找心目中的英雄而深入部队,并终于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了欧阳海的体会。一位好心的记者把它登在《宣传动态》上,当时身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陶铸同志看见了,大加赞许,说我的体会正是《讲话》的胜利:作家就是要深入生活,作家在深入生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同时,还要不断地改造自己。只有解决了世界观的问题,解决了立足点的问题,才有可能写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来,作者遵循《讲话》的教导,身体力



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



行，写出了好作品，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。

于是，我“红”了起来，不见经传的我，也开始处处引人注意，用后来的话说，“一颗新星，冉冉升起”。

初稿是读给解放军文艺社的鲁易副主编听的。我曾是话剧演员，朗读是我的本行，读自己的作品更是读得有声有色，我自己边读边哭，他也听得泪水涟涟。

鲁易同志说他当了几十年编辑，从未见过这么成熟的初稿，要马上付印。可我只有这一份手稿，还想改一改，找人帮我抄一遍吧。记得是找了几位待业的知青，抄一万字才两元，总共约需60元。可我拿不出这60元来，妻子翻出她母亲送给我们的两只结婚戒指，去到东单百货大楼旁边的一家玉器收购店。店家说，金子不值钱，上边的两块乌鸡石还勉强可以。一只给了20元，另一只成色好些的给了23元。店家又说，这对戒指是很完整的艺术品，如果我们只取下两块宝石，破坏了它的完整性，可惜了。干脆算是你捐给国家的，那两块宝石我们照样付钱。于是，总共还是只给了43元。43元不等于60元。妻子下班后开了几个夜车，又替我们全家省下了那拿不出的17元。

稿子正要付印，问题来了。我的一位老首长，当时总政文化部的一位领导（他老人家去年乘鹤西去，我就姑隐其名了）大约是一眼看穿了我隐藏得极深的抗上的右的实质，说：小说的后半部分要改，欧阳海不能反他的指导员。指导员是“党的化身”，不能有品质上的问题。这是原则。这个问题不改好，不能出书！

不出更好。我还嫌这个我特别欣赏的矛盾冲突写得不

够哩。我留下一句话：等我重新深入生活，找到了更好的素材再改。我买了火车票，正准备南下重返广州，鲁易同志把我拦住了。说：你这不是让文艺社为难吗？你30出头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任性呢？死活不放我走。有人告诉我，你这么一来，他那副主编肯定当不成了。我没想到会祸及他人，出于对鲁易的尊重和同情，我退了车票。

两天两夜中，我只眯瞪了四五个钟头，一气改写了6万多字。这是极不情愿的修改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修改，为了不让指导员有“品质”上的问题，我把一场严肃的思想上的冲突和品德上的差异改成仅仅是一场“误会”。这样，我违背了我的创作初衷，我作贱了自己的良知，我磨掉了主人公的棱角，我改变了整个小说的悲剧结尾。

文化部的那位领导看后却很满意，说，到底是我们党我们部队自己培养出来的作家，听指挥，领会上级的意图快。很好，马上付印。你们告诉他，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，我会给广州打招呼的。

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传统，管你是当爹妈的还是当领导的，从来都只喜欢听话的“乖孩子”，“乖下级”。“听话”、“乖”是晚辈和下级为人的首要条件，是一切被肯定的品德中最优秀的品质，是诸多美德中最关键最美的美德。“乖”，家庭和睦。“听话”，天下太平。文化部那位领导大约是真的“打了招呼”，我觉得我回到广州后似乎——仅仅是似乎——被人另眼相看了。

1965年7月，《欧阳海之歌》在上海《收获》杂志上发表，10月解放军文艺社出书。



书一出来，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门口就出现排队买书的长龙。刘少奇同志问，印了多少？听说是15万册后，刘少奇同志又说：这样的好书，印1500万册也不多。

我很感激。

我真的“红”了。正春风得意呢。但马蹄不能疾，我知道我的斤两。走路低着头，见人先敬礼。心里像念经似的：“皎皎者易污”、“骄傲使人落后”……

1966年初春的某一天，领导上通知说，陈老总要接见我。其实前几天，我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李副主任，已找我去详细交代过，说首长如果发问，你应该如何回答，就像彩排似的先预演过一遍了。

在从化温泉见到了陈老总和张茜同志、陶铸政委和曾志同志，还有吴芝圃、王匡等几位负责人。陈老总对这本书夸奖了一番，说：“《欧阳海之歌》是一部很吸引人的好小说。”“描写社会主义时代人物的长篇小说中，写得像《欧阳海之歌》这样好的，还是第一部。和平时期部队题材不好写，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。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。”

后来称这本书是“里程碑”、“教科书”，省略了陈老总这番话的前提，显然是夸大了。

陶铸同志也对这本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，并希望我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。他说，要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名义发一个文件，号召中南地区凡有阅读能力的干部、党员、群众，都要好好地读读这本书。陶铸又再次肯定了我的创作道路，说一定要坚持深入生活，如果哪天你不再深入下

去了，你将一事无成。最后他问我，目前对这本书有什么反应和意见，我汇报说，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传达了江青的指示：一、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。乞丐不劳而获，是“寄生虫”，和贫雇农民有本质的不同。我们不能歌颂流氓无产者。二、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。他当了国民党的兵，那欧阳海不就成了反动军人的亲属了？我们能歌颂反动军人的家庭吗！三、“最后四秒钟”的描写不好，很不好，一定要改掉。告诉金敬迈，这是非改不可的！

我是第一次写小说，不懂，不会，惟那“最后四秒钟”是我自认为的“得意之笔”，也有不少人夸奖那段描写的。本来嘛，一串灰扑扑的珠子，就这么一颗有点亮光。我知道不改不行，但我又舍不得“割爱”。我正在为难。

出乎我的预料，陶铸同志笑着望望大家：“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很好嘛，我看很精彩嘛，为什么要改呀？”

包括陈老总在內，大家都摇摇头，表示不明白“最后四秒钟”的描写错在哪里。

陶铸望着陈毅：“陈老总，你说说。”

6 “她的事情，沾不得。”陈老总环顾左右而言它，他就手拿起一张报纸，“我就喜欢看你们的《羊城晚报》。”

陶铸同志停了停之后，非常明确地说：

“不要改。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。文艺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？今后，关于这本书的修改，你要先通过我。你是我的兵，我说了算！”

很难描述我听了陶铸政委这几句话后的激动心情。我觉得我是得救了，早有陶政委这几句话，我肯定能闯过总政



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